

08

## 艺术与奥林匹克

## Art and Olympic

# 当代抽象

## Contemporary abstract art

雕塑拍卖的“牛市”真的来了吗？

Will there be a bull in the sculpture auction market recently?

## 从六里屯到三影堂

## From Six Mile Village to Three Shadows

# 密城

## Secret city

老画室

Old painting room

ISSN 1006-7226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641/I 国际刊号: ISSN 1006-7226 Domestic Uniformity Issue Number: C481-1641/I 孟源工作室 万通 400-480cm 2007



# 丁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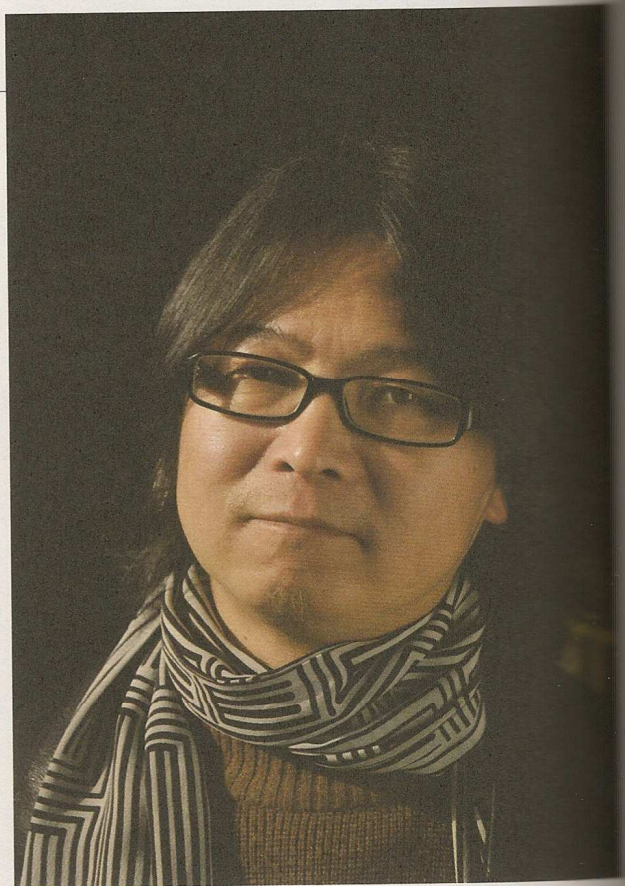
Ding Yi

## 小孩子

人们会长期对丁乙选择绘画主题提出问题。人们可能也会列举出多种绘画或哲学参考系，但是如果人们不首先专心于了解他的绘画主题，比如在尤余汉的某些画中出现过的绘画主题的话，那么它们不会有答案的。我们特别要想到脱离了十字架和花卉的这个“毛”系列绘画。人们称之为政治大众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人们愿意把尤余汉看作为运动的领头人，而人们却搞错了他孩子的身份。唯一不愧为大师学生的人当然是丁乙了。天安门上没有十字架的毛的画像对年轻的丁乙产生风格影响，他在那里寻找到某些源泉。十字架对于尤余汉来说非常像星星，和从花卉（毛乒乓）到花卉。但是，有一些东西与空气一样强烈和应该值得去开发。这样丁乙开始在绘画中添加了母爱、浮雕和火花，他摒弃了各种表达性主题并把它统统丢弃（这就是在裸画布上绘上非常美丽的粉笔画的情况）。

当他的同伴们为了摆脱讨厌的图画不断复制毛的画像时，唯有丁乙将绘画空间带到活版印刷定制单位，并重新找到他应该为之仔细绘画的无限。当他的同伴们在或多或少徒劳的文化辩论中互相诋毁时，丁乙投入大海，或指数可能性中间，进行猛烈的征服：征服画布。他曾错过机会。一个简单的线条和它的无限，它的复杂性和它的广延性刺激人们的眼光。不仅仅是目光，因为第二个线条又增加了画面的节奏。人们宁愿什么也不添加，这就是绘画，它是递减的。

经常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丁乙的画首先是一种游戏。一个儿童建筑 and 非常自由、具有无比可能性的和需要泰坦（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力量的游戏。我们相信，如果丁乙照此发展，他一定会被一种诱惑的感觉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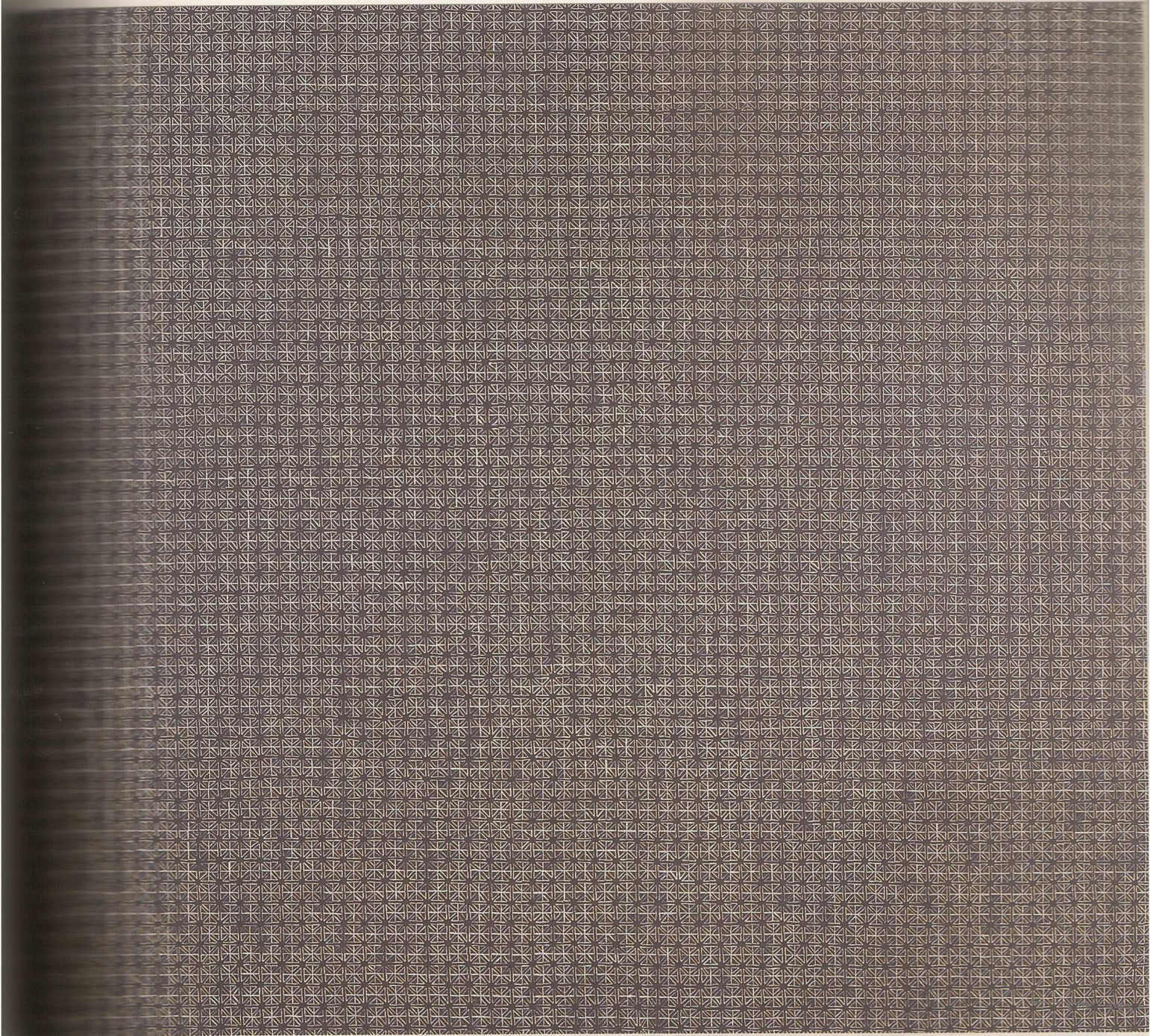


## 丁乙

1962年4月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

作品曾参展：意大利“45届威尼斯双年展”、“澳大利亚昆士兰”首届双年展、上海双年展“、澳大利亚“11届悉尼双年展”、葡萄牙“首届玛亚双年展”、“首届双年展”、“第六届双年展”、广东美术馆“首届三年展”、日本“首届三年展”等三十多个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画廊近百个艺术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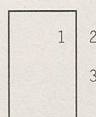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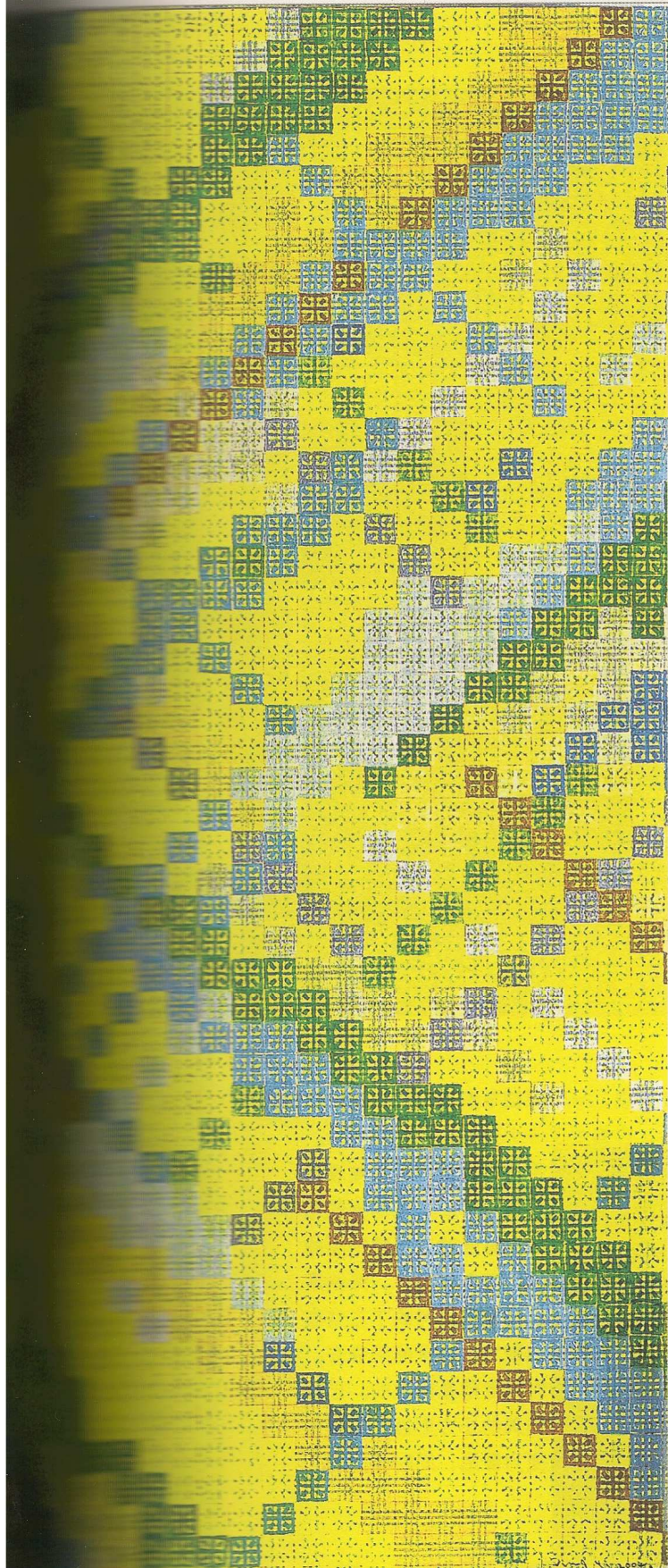


/// Appearance of Crosses 1992–20, acrylic on tartan, 200x240cm,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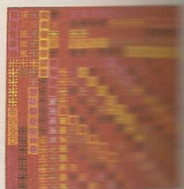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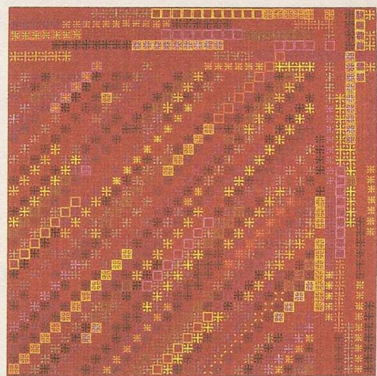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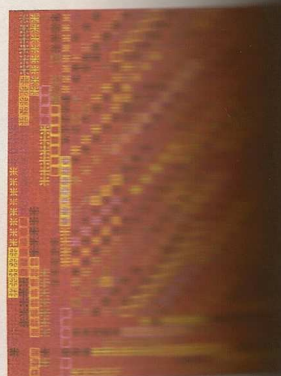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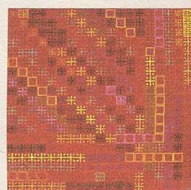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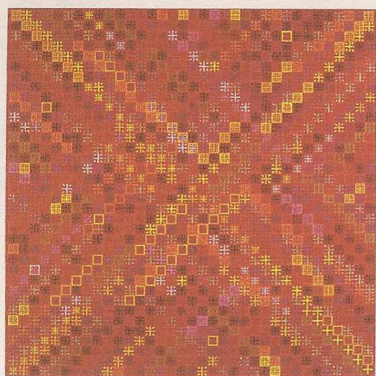






1. /// Appearance of Crosses 2007-10, Acrylic on Tarten , 200x280cm, 2007
2. /// Appearance of Crosses 07-5, acrylic on tartan,200x280cm, 2007
3. /// Appearance of Crosses 2007-3, Acrylic on Tarten , 200x280cm,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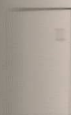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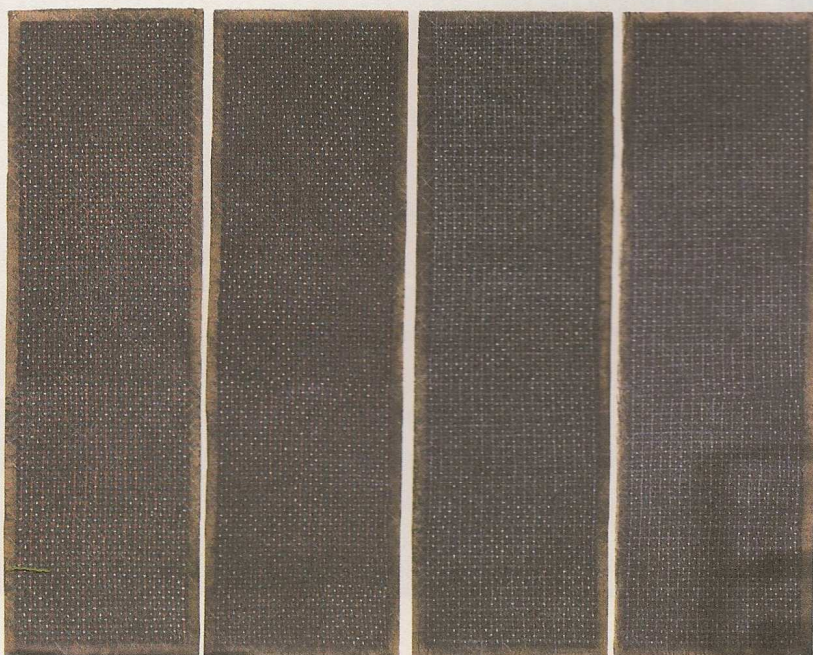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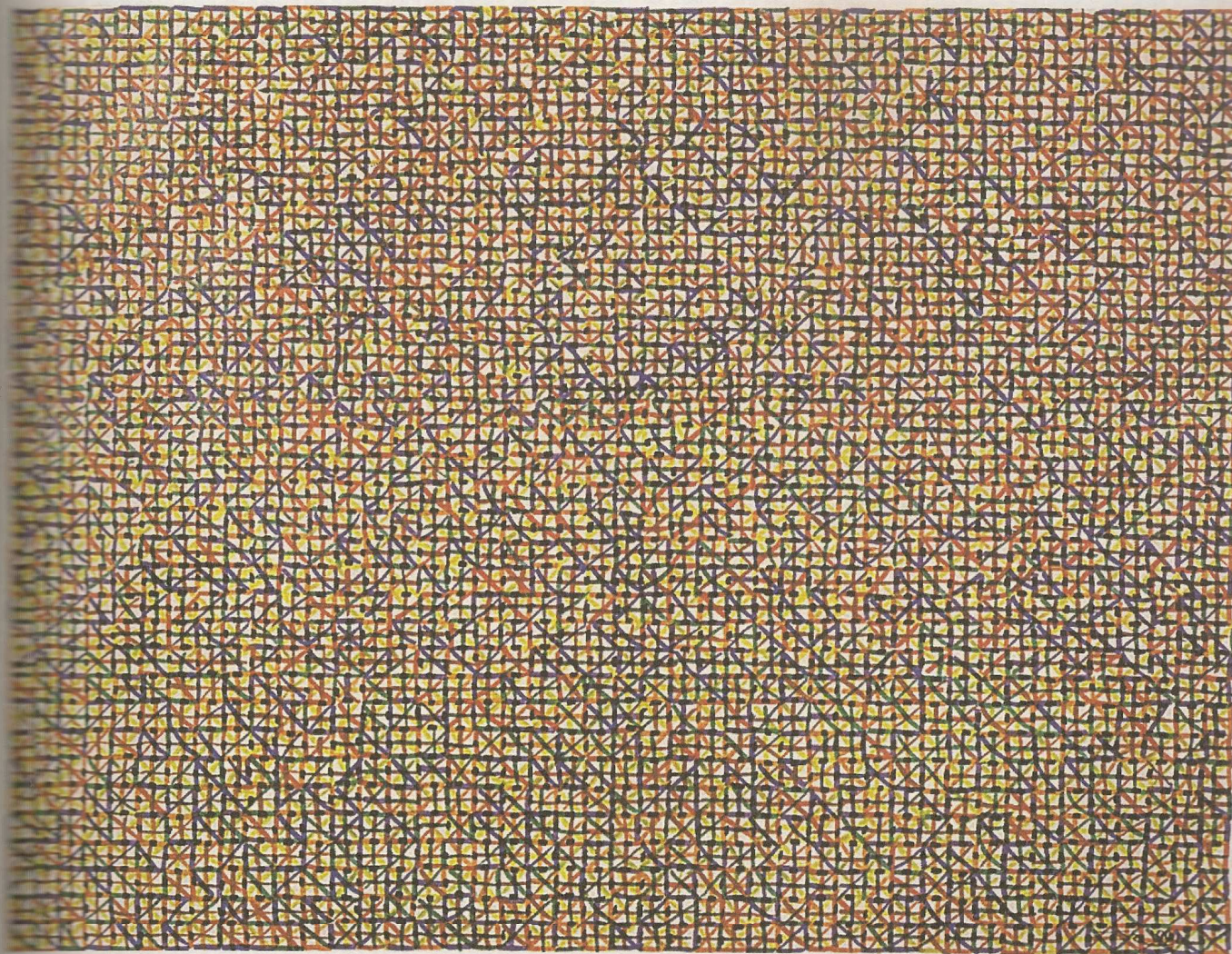


## 身处深渊

第一个格子图案（红色）系列引起很大轰动。一个远景画的重新发现，一个深刻节奏的创立。运动效果加剧和人们参与到一个真正的镜子游戏当中去。画面错综复杂，它编织了一个迷宫，一个交响乐。丁乙从此成为抽象画的形象代表。通常抽象派画家分两类：一类是那些希望用各种颜色将画面淹没的画家（克莱茵·罗施克），另一类是那些寻求一种紧张状态的画家（里叶曼·米肖）。丁乙在他的艺术落实在格子图案上而成为抽象派画家代表时恰好属上述第二类。载体和绘画主题开始了一种绚丽的斗争，一种海格立斯（意为力大无比）般的芭蕾，且音乐奏起（黄色铜管乐器，绿色长笛）。绘画是一个无法补救的艺术和承载着流行的清辅音，音符的杂绘是可怕的。人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丁乙站在空旷的大海前，头发被风吹乱，恰似费德里查的画面。这就是浪漫主义，灵魂被它的镜子陷阱夺去。正剧并不遥远，对于丁乙来说，当他被绘画吸引，为之东奔西跑和淹没其中时，危险是巨大的。已经有几个很疯狂和野蛮的事情清楚地呈现出，但是每次丁乙都能恢复到图案的完美的正方形当中。几何重现，并让人看到激烈的斗争。这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将画面的正方形改变为菱形，同时寻找到一个新的活力（离心）。

有一天安迪·瓦豪勒在他的报纸上自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一面镜子可以看到它自己的映像。当然这不是一个询问代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光学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物理或相反力量的问题。菱形不仅使得画面减少，也使画面形成中心。螺旋形没有中心，只有一个深洞来判断自己所在方向和求微分，这就是无理由、无底和无形。努力使自己避免成为画痴的丁乙让我们将菱形看成正方形。这在几何学上是正确的。





2  
3

图 20-1-1 Appearance of Crosses 2008-21 Acrylic on tartan 150x  
图 20-1-2 Appearance of Crosses 1991-7, acrylic on canvas, 140x170 cm, 1991  
图 20-1-3 Appearance of Crosses 1997-B21.B22.B23.B24, Chalk, charcoal and pencil  
on mounted paper, 260x80cmx4pcs, 1997





### 几何风景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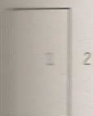
从那时起，在丁乙的风格中增添了新的要素。如果说他总是喜欢使用格子图案的话，那么现在他在图案中又加上了一个绘画层。格子图案隐约在半透明的和滑溜的画的表面。现在十字架图案依附在一个虚幻的透明体上。它们在那里获得新生、得到独立，如同树木消失在轻雾中，且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早晨的阳光中离去。画得益于光线。格子图案如同沉淀物，只在昨日逝去的混杂记忆中出现。《曙光照在玫瑰花上》如同荷马史诗“奥德赛”上所说的那样。自然重新归来，丁乙由此成为风景画家。相互迭放的十字架总是显得更轻盈，镶嵌闪光片的银色画使画面像絮片一样漂浮起来，并且像星星样地闪动。一切均流动着空气，具有动感，画面结构更加自由。地质——几何学家出来了，眼睛像岩浆般地通红，凝视着夏日的拂晓。



## 城市之光

丁乙对建筑设计越来越感兴趣，他甚至为浦东亚洲林荫大道做了设计规划，规划将激进艺术派与最低限度艺术派相结合。他近期的画表现出一种与城市建筑对话。其中的某些画具有强烈的垂直趋向，且所有这些画均扫视过去曾给予他绘画协调的正方形。最低限度的几何形从此产生有机的协调。过去由光线变幻构成的和几乎是偶尔出现的（因为它受光线变幻的影响）形状已经成形。毫无疑问，丁乙想让我们看到他理想的都市，那就是他居住和建设当中及一直变换着的城市。他那形式多样和摒弃装饰和热烈的风格如今赋予他加倍实现梦想的权利。

他的艺术与我们生活的城市间的相会是激动人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会的空间是巨大的。他的艺术已达到如此的成熟阶段，以致他可以敞开怀抱面对其它试验领域。建筑设计便是其中的一个，且不只是一点点。如今，没有任何其他艺术家能象他那样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描绘上海。丁乙给我们展示出一个能表现城市节奏和脉动的高超技艺。■



1. Appearance of Crosses 1991-3, acrylic on canvas, 140x180 cm, 1991

2. Appearance of Crosses 2005-6, acrylic on tartan, 320x440cm, 2005

